

摇辘轳

旧影重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农村除了生产队的地之外,每户社员都有少许自留地。在一般情况下,自留地挨着村边,附近有水井,旱了能浇。而生产队的地就不行了,尤其是离村远的地,附近没有水井,只能是靠天收了。遇上大旱之年,“种一葫芦(种子)打一瓢(粮食),收获的粮食还没有用去的种子多。”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当时浇园主要是摇辘轳。摇辘轳是个实实在在的力气活儿,但也需要少许技巧。会摇辘轳的人,水斗子会随着辘轳的转动稳稳当当地提上满满的一斗子水来,大约有两水桶那么多;不会摇辘轳的人,水斗子在井里来回晃动,等把水斗子摇上来时,不但水斗子里的水洒掉不少,而且也容易碰坏水斗子的口。小时候虽然大部分人家都用上了薄铁板做的水斗子,但偶尔也见到过一二户人家用柳条编的水斗子。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在我老家那地儿管着水斗子叫柳罐斗子了。因为柳罐斗子是水斗子的祖宗。

我摇辘轳是跟着铁蛋哥学的。铁蛋哥长我四五岁,是我们的孩子头。一开始我不会摇,不能换他休息,就帮着他吊梢子。即用一只手帮着他拧辘轳把的尖,以让他省点力气缓解疲劳。后来随着年龄的增

长,我逐渐学会了摇辘轳,但由于力气小,放辘轳时我总是用双手去卡辘轳头。当时的生活比较艰苦,没有遮阳伞和遮阳棚;浇园时赶上阴天的时候还行,如果赶上火爆晴天的天气就只有挨晒的份了!

当时冀中平原刚刚经过了1963年的特大洪水,地下水资源特别丰富,通常时候,井水浇到七个折(即辘轳转七个圈),水位就不再往下退。在拉罐倒水的同时,他用手拍拍水斗子,趁势就把水斗子又扔进井里。如此循环往复,井水就簇拥着、推搡着、奔腾着流进干涸的畦里,滋润着蔬菜和庄稼健康成长。铁蛋哥摇辘轳有个特点,不管阳光多强,也不管井旁是否有树凉,他摇辘轳从来不带草帽,即便是在骄阳似火的七月,也任凭汗水自由自在地流淌;渴了喝口井水,饿了啃口干粮,只要是他摇辘轳,畦里的水就流得特别快。有一天傍晚,

我因事去水井那儿找他,借着晚霞的余晖,从远处看他弯腰直身的姿势,只见起伏有序,节奏明快,既到位,又勇猛。天哪!这哪里是摇辘轳,分明是赛艇运动员正在为夺取金牌而奋勇搏击。

自从我18岁参加工作入城后,就很少与铁蛋哥见面。前不久回家见到了他,虽说他年过古稀,但身体依然很健壮。他说:“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还用辘轳浇地,再后来就用上了离心式水泵,现在是用潜水泵,个别种植大户还用喷灌和滴灌装置呢!如今辘轳已退役多年,别说是城里人了,就是在农村不知道辘轳是何许物品的也大有人在。这不,为了让孩子们不忘本,我正在筹办一个旧农(工)具展览!”多么有见地多么勤劳质朴的汉子啊!我打心眼里佩服他,祝他的愿望早日实现!

[河北·保定] 闫文发

少年往事萦心怀

我的少年时代,不少刻骨铭心的记忆留在了大集体生产的劳动中。

我十一二岁时,便能和村子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参加一些简单的生产劳动,以帮助家中大人挣一点工分,从而增加家中的经济收入。

拔麦穗是最常见的一种生产劳动。那时生产工具落后,麦收期间,小麦大都靠镰刀收割或人工手拔,因此每片麦地里总会或多或少地落下麦穗。为了确保颗粒归仓,生产队里就会组织人员进行复收。而我们这些少年,往往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麦收结束后,我曾数次参加过拣麦穗劳动。炽热的阳光下,一手挎着小篮子,一手在地里捡拾麦穗,时常浑身上下大汗淋漓,而且一不小心,小手会被麦秸秆尖戳伤,留下斑斑血迹,也还经常遭受难耐的干渴。可是,我有坚韧的性格,不怕吃苦,并且我的辛劳会带来收益,给家人挣来工分,有时还能得到生产队的奖品,换来一定数量的笔记本和圆珠笔,因此我常乐此不疲地去拣麦穗。

给田地除草也是一种常干的活儿。麦收结束后,田地里大多种上了玉米。由于那时农业科学还不够发达,根本没有像除草剂一类的农药,逢上雨

水旺季,许多野草会在地里疯长,争夺庄稼的营养,从而减少粮食产量。因此,每逢周日,我常跟随大人去田间除草。除草有时用手薅,有时用锄头锄。因为年龄小没有锄地的经验,所以常会将玉米苗给损坏,为此曾遭生产队长的教训:“五四(我的乳名),你学习很好,但锄地是比较差劲的,要好好学着干!”

那个年代里,我还干过许多活儿,这些琐屑而又艰苦的活儿,锤炼了我吃苦耐劳的意志,增长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培养了一种自力更生、俭朴生活的美德。

[天津] 许培良

苦涩岁月月饼香 深恩难忘父母情

转眼又到中秋了。街头的月饼礼盒堆成了山,蛋黄莲蓉、流心奶黄、冰皮抹茶,琳琅满目,可不知怎的,我总想起小时候那一块用油纸包着、掰成几瓣的月饼。那股朴素的甜香,穿过几十年的光阴,依然萦绕在心头。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盐城西乡的大纵湖边。湖风吹过芦苇荡,吹进低矮的茅草屋,也吹得我们兄妹几个的衣角猎猎作响。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回细粮,更别提月饼了。可每到中秋,父母总会想尽办法,弄回一两块月饼来。

记忆最深的是父亲分月饼的样子。他洗净了手,把月饼放在案板上,小心翼翼地切成几块,每一块都要尽量均匀。母亲在旁边看着,嘴里念叨着:“大的给小的,小的别争。”可父亲总是把最大的一块留给母亲,说她是家里最辛苦的人。母亲又悄悄把自己那块掰下一半,塞给最小的妹妹,说:“妈不爱吃甜的,你吃。”

那时候不懂事,只知道月饼真好吃,恨不得连掉在桌上的渣子都舔干净。现在想起来,哪里是父母不爱吃,分明是舍不得吃。一块月饼,他们能推让半天,最后往往只尝一小口,剩下的全分给了我们兄妹。

分完月饼,一家人就坐在院子里,就着皎洁的月光,一人手里一小块月饼,慢慢啃,细细嚼。我们兄妹几个也会互相谦让,谁的那块大了,就掰一点给小的。姐姐总是把她那块里的青红丝挑出来给我,说她不爱吃,其实我知道,她是想让我多吃点甜的。

后来日子渐渐好了,月饼从一块变成一盒,从五仁变成各种新式口味。可父母老了,牙口不好,吃不动硬邦邦的月饼了。再后来,父亲走了,母亲也走了,再也没有人把最大的一块月饼留给对方,再也没有人掰下半块塞进我们手里。

苦涩岁月里的月饼香,是父母用爱掰开的每一小块,是兄弟姐妹之间分也分不完的深情。这味道,岁月冲不淡,生死隔不断,一辈子,都记在心里。

[江苏·盐城] 陈建春